

阅评

当新年的第一缕曙光穿透晨雾，元旦便踏着千年的文脉与烟火姗姗而来。“元旦”二字，最早见于《晋书》：“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，其时正月朔且立春。”不过在古代，岁首之日并不是今天我们认定的公历一月一日，而是农历正月初一，是百姓口中最为隆重的“新年”。宋代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记述：“正月朔日，谓之元旦，俗呼为新年。一岁节序，此为首。”作为辞旧迎新的重要节点，元旦历来为文人墨客所喜爱。那些嵌在平仄韵律里的词句，让元旦的文化脉络代代相传，至今读来仍意味悠长。

古代元旦之日，最盛大的场面莫过于宫廷朝会。南朝梁萧子云的《介雅》便为后世留下了生动的记录：“四气新元旦，万寿初今朝。趋拜齐袞玉，钟石变箫韶。”



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

周文静/摄

文苑笔谈

公元2026年，岁逢丙午，生肖排列属马，俗谓马年。马是一种颇受国人喜爱的动物，在联坛之中，关于马的对联可谓精彩纷呈、妙趣横生。

在古代，马是行军打仗的必备之物。湖南湘潭的关帝庙内有联曰：“匹马斩颜良，河北英雄皆丧胆；单刀会鲁肃，江南名士尽低头。”此联紧扣关羽的传奇生平，寥寥二十字，勾勒出他匹马冲阵、阵斩颜良的骁勇，以及他单刀赴会、震慑江东的豪迈。同时，对仗工整，气势雄浑，耐人寻味。

陕西汉中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。相传，城南的饮马池是汉高祖刘邦当年的马厩。池畔悬有一联：“神龙时作苍生雨，饮马常思赤帝风。”“神龙”指刘邦，“苍生雨”赞其恩泽如甘霖普降，滋润万物；下联则利用刘邦起义时，一老妪称其为“赤帝子”的典故，寄寓后人对他这位开国君主的追思。

书评

静待岁月花开有期

李娅楠

晨光里，官员们穿着缀玉的朝服，整齐排列，雅乐从钟石之声转成箫韶之韵，字句间尽是对国运昌隆的祈愿。三国时期，曹植的《元会》又描绘出宴饮的热烈：“初岁元祚，吉日惟良。乃为嘉会，宴此高堂。”文武重臣齐聚高堂之上，举杯共贺新岁，尽显曹魏宫廷的非凡气象。唐代时，元旦朝会的规模更胜往昔，连外国使臣都来参与盛典。诗人厉玄在《元日观朝》中写道：“玉座临新岁，朝盈万国臣。……天颜不敢视，称庆拜空频。”大殿之上，帝王端坐，文武百官与来自异域的使者共同虔诚地朝着御座方向叩拜。这类朝贺诗大多遵循礼制，侧重渲染庄重氛围，鲜少流露个人情思，因此流传至今的佳作并不算多。倒是诗人包佶的《元日观百僚朝会》为这肃穆添了

几分鲜活：“万国贺唐尧，清晨会百僚。花冠簪相府，绣服霍嫖姚。”他以萧何、霍去病这般历史名人，喻指当朝的股肱之臣，让庄严的朝堂多了几分人文韵味。相较于宫廷诗的规整，朋友间的元旦唱和则更加随性，字里行间流露出脉脉温情，成为文人雅士庆贺新岁的独特方式。明代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记载了一段诗坛佳话：内阁首辅申时行与诗人王穉登，既是同乡，又属同龄，申时行罢官返乡后，每逢元旦必定亲手写下一首七律寄赠王穉登，对方收到后即刻和诗回赠，而后，二人会将这两首诗一同贴在书斋的墙壁上，整日观赏，直到来年新诗作成才换下旧稿。如此年年往复，整整二十一年从未间断！这份以诗为媒的情谊，令人感慨不已。正如王冕在《庚辰元旦》中所写：“试题春帖纪新年，霭霭青云起砚田。”

翻阅典籍可知，其实，元旦的烟火气更多藏在老百姓的欢声笑语里。明代诗人陈献章的《元旦试笔》堪称一幅鲜活的民间贺岁图：“邻墙旋打娱宾酒，稚子齐歌乐岁诗。老去又逢新岁月，春来更有好花枝。”邻家的酒坊正忙着酿造待客的佳酿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，脆生生地吟唱着贺岁的歌谣；老人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致，抚须轻叹又逢新岁，想到春日将至、花枝满庭，眉眼间尽是笑意。这短短二十八字，将元旦

“马蹄踏破青青草，龙爪拿开淡淡云”，这是宋代汪应辰与进士俞子才的即兴唱和之作。“天上云”对“地上草”，“云间龙爪”对“草间马蹄”，“拿开”与“踏破”两个动词相映成趣，尤以“淡淡”对“青青”最为精彩，二者色彩相融，意境相生，余味悠长。

古时有一著名的拆字联：“冯二马，驯三马，冯驯五马；伊有人，尹无人，伊尹一人。”这副对联背后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。相传有个姓伊的孤儿，家境贫寒，却很聪明，擅于对对子。一日，他到冯知府府上借钱，冯知府知道他的来意后便说：“我出一上联，你若能对出下联，所借银两便赠予你作读书的费用，不必归还。”说罢，便道出了上联。伊童子想起自己孑然一身的孤苦身世，略一思忖，很快对出了下联。这副对联从二人姓氏取材，以商代贤相“伊尹”巧对知府“冯驯”，饶有风趣，显示出伊童子的过

静谧；他写花潮的涌动，“花的香味惊起如雀羽，扑棱棱地，带着扇动的潮湿，空中似乎飞翔着无数条金蛇，浸入你的呼吸，让你窒息”，通感与比喻的精妙运用，让幽幽花香有了雀羽振翅的灵动，让无形的气息化作金蛇游弋的具象，嗅觉与视觉交织，营造出沉浸式的阅读体验；他写山川的灵秀，“山是轻描淡写的水，水是飞瀑流树的水，用好听的声音形容就是重重流水”，山的清逸、水的灵动跃然纸上，淡泊的笔触里藏着万千气象。

优美的文字背后，藏着深邃的哲思。陈应松以“一朵花的盛开”为喻，叩问着存在的本质与生命的意义。他在书中写下“花朵的绽放不需要观众，它只是完成自己的时辰”，这朴素的句子里，饱含通透的生存智慧——生命的价值，在于顺应本心，完成属于自己的绽放。那些在悬崖峭壁上独自盛开的野百合合就是这样，“将月光酿成灯油”，在孤独中成就璀璨。不必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，不必在他人的期待中迷失自我，正如书中所言，“人生一世，放松就好，人前得意不如山野放歌，讲尽假话不如隐秘生活”。

在陈应松看来，一朵花的盛开从来不是坦途，而是苦难与突破的共生。他写道：“没有谁想濯濯的花日，这一天总会到来。就跟随冬天而去，保不定把你送到灯盏花旁的又一季灵感里。”花的盛开，必然要熬过寒冬的侵袭、风雨的洗礼，人的成长，同样要在跌撞与疼痛里，淬炼出坚强的内心。“种子穿越岩层时，

吟诗诵词说元旦

钱国宏

那日的居家宴饮、孩童欢歌、老人抒怀尽数描绘，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，宛如一幅灵动鲜活

唐代诗人孟浩然则将目光投向了田间地头，他在《田家元日》中写道：“昨夜斗回北，今朝岁起东。我年已强仕，无禄尚忧农。桑野就耕父，荷锄随牧童。田家占气候，共说此年丰。”元日清晨，北斗星斗柄悄然转北，昭示着新年的开启。年过四十的诗人未得俸禄，仍牵挂着农事。他走到田间，与耕农闲话家常，又跟着牧童的身影悠然漫步，听闻乡邻们依据天象，说着今年定是丰年，心中满是欣慰。这首诗没有宴饮欢歌，却将农家元旦的质朴与对丰年的期盼写得真切动人。清代诗人张维屏的《新雷》，则更见巧妙，全诗未提一个“元”字，却处处透着元旦的生机：“造物无言却有情，每于寒尽觉春生。千红万紫安排着，只待新雷第一声。”料峭寒冬终将远去，万物已悄悄酝酿生机，只待新年第一声春雷响起，便绽放千红万紫。诗人将人们迎新春的雀跃与希冀，尽数藏进了这融融的自然景致里。

王安石的《元日》是历代元旦诗词中流传最广的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短短二十八字，融入了放爆竹、饮屠苏、换桃符三个元旦特有的民俗，屠苏酒的暖意、初升朝阳

妙趣横生话马联

张雨义

物的名称，且毫无生硬拼凑之感，展现了陶行知的才华与高尚精神。

革命先烈方志敏的卧室里曾挂着一副自拟的对联，即“心有三爱：奇书骏马佳山水；园栽四物：青松翠竹白梅兰。”这是方志敏高尚志趣的写照。有趣的是，在方志敏的家乡，马并不多见，他却一生喜爱骏马。

有对联爱好者，集“中药材”作了一副谐音联：“生地人参，附子当归熟地；枣仁南枣，吴萸打马茴香。”联中藏着不少玄机：“人参”谐“人生”，“附子”谐“父子”，“枣仁”谐“找人”，“南枣”谐“难找”，“吴萸”谐“毋如”，“茴香”谐“回乡”。拆解后，便是一句富含生活况味的话：“生地人生，父子当归熟地；找人难找，毋如打马回乡。”这般以药入联、谐音寄意的手法，意义深刻、颇有哲理。

另有一副药店楹联，读来亦觉妙趣横生：“膏可吃，药可吃，膏药

疼痛是最精确的丈量工具”，那些生命中的坎坷与挫折，那些深夜里的迷茫与挣扎，都是通向绽放的必经之路。陈应松用自然的法则告诉我们：“真正的光明诞生于根系，拥抱黑暗的时刻。”接纳生命的不完美，方能在绝境中汲取向上的力量，绽放独属于自己的芳华。

书中的每一次远行，都是一次心灵的回归；每一次对自然的凝视，都是一次与自我的对话。跟着作者的笔触，我们走进河西走廓，触摸雄关险隘的温度；走进巴马村寨，感悟“寿字底下是方寸心”的智慧；走进伊犁草原，见证天马奔腾的生命力量。在这自由的游历之中，我们会发现，那些曾给我们带来无限困扰的烦恼，那些无法放弃的执念，在天地的壮阔面前，都已变得微不足道。

陈应松曾说：“刺痛不是目的，让读者内心充满美好才是小说要达到的目的。”这部散文集没有批判，没有说教，而是以最温柔的方式，治愈着现代人的精神疲惫。他写“山是有灵的，一个人内心空旷和安静时神会出现”，引导我们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；他写“蒲公英被风吹散才是完整的命运”，让我们懂得消逝是成长的起点；他写“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，挣脱得越远，收割得越多，走到天尽头便是好麦田”，鼓励我们勇敢追寻自我的价值。这些文字如同一束束光，照亮了我们内心的迷茫，让我们明白，生命的意义，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是否如花朵

的光辉、新换桃符的鲜亮，三者交织成一幅热闹祥和的新年图景。更难得的是，这首诗还藏着诗人推行新政的豪情——彼时王安石主持变法，决心革除弊政，诗中“换旧符”的举动，描述的正是他破旧立新的政治抱负。王相在《增补重订千家诗》中点评道：“此诗自况其初拜相时的行君政，陈旧布新，顺始行己之政今也。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诗句背后的深意。

进入现代，元旦的内涵有了新的延伸，诗词也由此承载了更宏大的精神力量。毛泽东的《如梦令·元旦》便是如此，此处的元旦指1930年的农历正月初一：“宁化、清流、归化，路隘林深苔滑。今日向何方，直指武夷山下。山下山下，风展红旗如画。”这首词里没有传统的元旦日的欢腾景象，却以简洁有力的笔触，记下了红军行军的路线。山路崎岖、青苔湿滑，红军战士们却目标坚定，直指武夷山下。那迎风暴展的红旗，既是革命理想的象征，也为新的一年注入了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。

“天地风霜霁，乾坤气象和。历添新岁月，春满旧山河。”从古代的农历正月初一，到如今的公历一月一日，“元旦”的日期虽有变迁，但它所承载的对辞旧迎新的期盼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从未改变。新年伊始，万象更新，让我们翻开诗卷，在平仄韵律间，在古今情怀里，共同迎接新一年的阳光与希望吧！

焉可吃；马能行，虎能行，马虎怎能行。”此联表面看是借“膏药”与“马虎”的字面意思做文章，细品之下却藏着处世的哲理——既点出医药的用法之别，又警示世人行事不可敷衍草率。

最有趣的马联当数绕口联。上联描绘了一幅生活小景：“马咬马，马踢马，马叫马喊妈出，妈打马，妈拉马，马归马槽，妈妈喂马，马看妈，妈看马。”说的是家里两匹马争斗，儿子小马唤母亲出面，母亲一番拉扯管教，终是把马匹牵回了马槽。下联则是一则农家趣事：“牛抵牛，牛蹭牛，老牛叫妞来，妞砸牛，妞撵牛，牛入牛圈，妞妞拴牛，牛瞪妞，妞瞪牛。”上联的“妈”与“马”同音，下联的“妞”与“牛”同音，字词往复回环，读来朗朗上口又饶有韵味。这般精巧构思，将寻常琐事化作联语妙品，让人不由得信服“天下无语不成对”的说法。

一声声清脆的鸟鸣，将古今轻轻相连。打开一幅卷轴虚掩的大门，我踏入了溧水这方灵秀山水。循着那缕厚重绵长的文脉，静静寻访诗人们的足迹与呼吸。

大诗人李白，曾蘸着溧水的晴光与秀水，写下不少读来醇厚如老酒的诗篇。其中，他听闻好友王炎亡故，在悲痛中写下的三首同题五言挽诗《自溧水道哭王炎》，至今令人唏嘘不已。其一云：“白杨双行行，白马悲路傍。晨兴见晓月，更似发云阳。溧水通吴关，逝川去未央。故人万化尽，闭骨茅山冈。天上坠玉棺，泉中掩龙章。名飞日月上，义与风云翔。逝气竟裴展，英图恨未央。楚国一老人，来嗟葬死亡。有言不可道，雪泣忆兰芳。”说起王炎，人们或许会觉得陌生，但提及李白的名篇《蜀道难》，却几乎无人不晓。有学者研究认为，《蜀道难》或是李白写给李白的赠别之作。彼时王炎即将远赴蜀地任职，李白有感于蜀地山路艰险、仕途莫测，便写下此诗，借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慨叹，叮嘱友人谨慎避途风险。李白与王炎交情匪浅，在这首《自溧水道哭王炎》中，诗人通过对白杨、白马、晓月、兰芳等物象与意象的高密度排列，盛赞王炎的高风亮节，也将自己对友人的深切缅怀与痛惜之情，融进了溧水的景色之中。

唐代诗人杜荀鹤是否在溧水待过，我无法考证，但他写给溧水县尉崔志远的诗歌，却流传了下来。诗的标题是《赠溧水崔少府》，诗云：“庭户萧条燕雀喧，日高窗下枕书眠。祇闻留客教沽酒，未省逢人说料钱。洞口礼星披鹤氅，溪头吟月白渔船。九华山叟心相许，不计官卑赠一篇。”相传，杜荀鹤为唐代诗人杜牧出妻之子，因此也有人笑言，或许正是因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诗韵，才让杜荀鹤在唐朝的诗坛占有一席之地。杜荀鹤和崔致远都在中书郎裴贽的麾下做过幕僚，从史料记载看，二人的关系无关钱财俸禄，不涉门第偏见，只有君子之谊、澄澈动人。

上学的时候，我在教科书里读过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的《黄生借书说》，对那句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印象深刻。袁枚由翰林改官溧水，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便写下一首《初抵溧水书署》表达心境：“津吏传呼款碧轮，簿书才见一番新。初官直似为新妇，满眼何尝有故人。”堂堂翰林调任七品知县，在外人看来，不免会觉得有些大材小用，但袁枚却以一句“初官直似为新妇”的幽默之语，将心中的忐忑化作风趣自嘲，尽显乐观豁达的胸襟。

袁枚在溧水的时间虽不长，但政绩斐然。他曾用日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高淳有位秀才叫李名世，偶然听了一次袁枚断案，为之倾倒，竟然在溧水县衙旁租了一间房，“日听一二事，归与父老传”。不久后，袁枚改任江浦县令，李名世又特地等在路边，专程送行。因袁枚治理有方，李名世又颇受百姓爱戴，因此他离任之时，“吏民泣送，有以万民衣披我身者，金字辉煌，皆合郡人名者也。”多年后，袁枚依然怀念在溧水的岁月，遂作《闻香亭序》以诗寄，追忆自己在溧水间问计于民、躬身民间的往事。

宋代诗人杨万里写过《圩田词十解》，其一为：“圩田是一平湖，仗仗儿郎筑作圩。万雉长城情谨慎，两堤杨柳防夫。”诗虽简短，圩田本是一片平湖，全靠乡民们肩挑手扛，才筑起圩堤、垦出良田。横亘田野的圩堤就像万里长城一样雄伟壮观，堤岸两旁的杨柳如同守卫长城的士兵一般，日夜守着一方安宁。其余九首词也各有韵味，或描摹圩田劳作的艰辛，或感念乡土百姓的淳朴，表达了诗人对溧水好山、好水、好百姓的挂念之情。

北宋词人周邦彦，于宋哲宗元祐八年（公元1093年）赴溧水任县令。溧水的秀丽风光，带给他无限灵感，阅读他在溧水留下的诗作，似有墨香盈鼻。请看这首他写于无想山的《满庭芳·夏日溧水无想山作》：“风老莺雏，雨肥梅子，午阴嘉树清圆。地卑山近，衣润费炉烟。人静鸟鸢自乐，小桥外、新绿溅溅。凭阑久，黄芦苦竹，拟泛九江船。年年，如社燕，飘流瀚海，来寄修椽。且莫思身外，长近尊前。憔悴江南倦客，不堪听、急管繁弦。歌筵畔，先安簟枕，容我醉时眠。”因溧水地势低洼，靠山很近，潮湿的空气打湿了词人的衣服，用炉火才能烘干。寂静中，鸟鸢与鸢鸟怡然自得地飞翔，新涨的绿水潺潺流淌，溅起细碎的浪花。词人凭栏伫立良久，望着眼前的黄芦苦竹，竟生出几分当年白居易贬谪九江、泛舟江上的怅惘。思及此，词人决定不去思量那些身外的功名利禄，转而饮酒放歌，畅快人生。这首词，看似满是愁绪，实则并非失意的牢骚，它更像是词人看透官场沉浮后的自我开解，是一场于山水间安放身心的温和疗愈。

新月派与现代派的代表诗人卞之琳，祖籍便在溧水。他曾受徐志摩诗歌理念的影响，在抗战中以笔为剑，在各地任教，声名颇佳。他创作的《断章》至今是新诗典范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认为，诗人在以两组具体物象构成的图景中，通过主客位置的调换，表达了自己关于人生、事物、社会等存在的相对关联关系的哲学性思考。我认为，这是一首可以多元化解读的朦胧诗，因此，我更愿意把这首词作为一首诗来读：朦胧的月色下，一位佳人站在桥上欣赏美景，殊不知楼上凭栏的人，已将她当作风景。明月装饰了佳人的眼睛（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故诗里的窗子应该指的是佳人的眼睛），而佳人的一颦一笑在梦中依旧让人怦然心动。

除了这些与溧水血脉相连的诗人和诗作，诗人白居易也曾任溧水客居，我在网上搜寻许久，也未曾找到他落笔吟咏溧水的诗篇。但对于白居易而言，溧水堪称他走上诗坛的起跑线。唐德宗贞元十四年（公元798年），白居易投奔在溧水任县令的叔父白季康，叔父安排他参加了乡试，随后白居易赴京会考，一举考中进士，多年后又入选翰林。因白季康在溧水施政有方、留有善绩，溧水人便修建了城隍庙祭祀他；溧水人同样怀念、敬重白居易这位从溧水走出的诗坛大家，也在城隍庙中塑像纪念他。

行文至此，我不禁将目光投向窗外。今夜，月光清朗。那些曾在此落笔抒怀的诗人，早已将风骨与诗情融进了这方山水。也让后人在这片新的景色里，续写生生不息的诗情画意。

在溧水，拾撷一脉诗香

荆卓然

上学的时候，我在教科书里读过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的《黄生借书说》，对那句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印象深刻。袁枚由翰林改官溧水，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便写下一首《初抵溧水书署》表达心境：“津吏传呼款碧轮，簿书才见一番新。初官直似为新妇，满眼何尝有故人。”堂堂翰林调任七品知县，在外人看来，不免会觉得有些大材小用，但袁枚却以一句“初官直似为新妇”的幽默之语，将心中的忐忑化作风趣自嘲，尽显乐观豁达的胸襟。

袁枚在溧水的时间虽不长，但政绩斐然。他曾用日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高淳有位秀才叫李名世，偶然听了一次袁枚断案，为之倾倒，竟然在溧水县衙旁租了一间房，“日听一二事，归与父老传”。不久后，袁枚改任江浦县令，李名世又特地等在路边，专程送行。因袁枚治理有方，李名世又颇受百姓爱戴，因此他离任之时，“吏民泣送，有以万民衣披我身者，金字辉煌，皆合郡人名者也。”多年后，袁枚依然怀念在溧水的岁月，遂作《闻香亭序》以诗寄，追忆自己在溧水间问计于民、躬身民间的往事。

宋代诗人杨万里写过《圩田词十解》，其一为：“圩田是一平湖，仗仗儿郎筑作圩。万雉长城情谨慎，两堤杨柳防夫。”诗虽简短，圩田本是一片平湖，全靠乡民们肩挑手扛，才筑起圩堤、垦出良田。横亘田野的圩堤就像万里长城一样雄伟壮观，堤岸两旁的杨柳如同守卫长城的士兵一般，日夜守着一方安宁。其余九首词也各有韵味，或描摹圩田劳作的艰辛，或感念乡土百姓的淳朴，表达了诗人对溧水好山、好水、好百姓的挂念之情。

北宋词人周邦彦，于宋哲宗元祐八年（公元1093年）赴溧水任县令。溧水的秀丽风光，带给他无限灵感，阅读他在溧水留下的诗作，似有墨香盈鼻。请看这首他写于无想山的《满庭芳·夏日溧水无想山作》：“风老莺雏，雨肥梅子，午阴嘉树清圆。地卑山近，衣润费炉烟。人静鸟鸢自乐，小桥外、新绿溅溅。凭阑久，黄芦苦竹，拟泛九江船。年年，如社燕，飘流瀚海，来寄修椽。且莫思身外，长近尊前。憔悴江南倦客，不堪听、急管繁弦。歌筵畔，先安簟枕，容我醉时眠。”因溧水地势低洼，靠山很近，潮湿的空气打湿了词人的衣服，用炉火才能烘干。寂静中，鸟鸢与鸢鸟怡然自得地飞翔，新涨的绿水潺潺流淌，溅起细碎的浪花。词人凭栏伫立良久，望着眼前的黄芦苦竹，竟生出几分当年白居易贬谪九江、泛舟江上的怅惘。思及此，词人决定不去思量那些身外的功名利禄，转而饮酒放歌，畅快人生。这首词，看似满是愁绪，实则并非失意的牢骚，它更像是词人看透官场沉浮后的自我开解，是一场于山水间安放身心的温和疗愈。

新月派与现代派的代表诗人卞之琳，祖籍便在溧水。他曾受徐志摩诗歌理念的影响，在抗战中以笔为剑，在各地任教，声名颇佳。他创作的《断章》至今是新诗典范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认为，诗人在以两组具体物象构成的图景中，通过主客位置的调换，表达了自己关于人生、事物、社会等存在的相对关联关系的哲学性思考。我认为，这是一首可以多元化解读的朦胧诗，因此，我更愿意把这首词作为一首诗来读：朦胧的月色下，一位佳人站在桥上欣赏美景，殊不知楼上凭栏的人，已将她当作风景。明月装饰了佳人的眼睛（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故诗里的窗子应该指的是佳人的眼睛），而佳人的一颦一笑在梦中依旧让人怦然心动。

除了这些与溧水血脉相连的诗人和诗作，诗人白居易也曾任溧水客居，我在网上搜寻许久，也未曾找到他落笔吟咏溧水的诗篇。但对于白居易而言，溧水堪称他走上诗坛的起跑线。唐德宗贞元十四年（公元798年），白居易投奔在溧水任县令的叔父白季康，叔父安排他参加了乡试，随后白居易赴京会考，一举考中进士，多年后又入选翰林。因白季康在溧水施政有方、留有善绩，溧水人便修建了城隍庙祭祀他；溧水人同样怀念、敬重白居易这位从溧水走出的诗坛大家，也在城隍庙中塑像纪念他。

行文至此，我不禁将目光投向窗外。今夜，月光清朗。那些曾在此落笔抒怀的诗人，早已将风骨与诗情融进了这方山水。也让后人在这片新的景色里，续写生生不息的诗情画意。

新月派与现代派的代表诗人卞之琳，祖籍便在溧水。他曾受徐志摩诗歌理念的影响，在抗战中以笔为剑，在各地任教，声名颇佳。他创作的《断章》至今是新诗典范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认为，诗人在以两组具体物象构成的图景中，通过主客位置的调换，表达了自己关于人生、事物、社会等存在的相对关联关系的哲学性思考。我认为，这是一首可以多元化解读的朦胧诗，因此，我更愿意把这首词作为一首诗来读：朦胧的月色下，一位佳人站在桥上欣赏美景，殊不知楼上凭栏的人，已将她当作风景。明月装饰了佳人的眼睛（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故诗里的窗子应该指的是佳人的眼睛），而佳人的一颦一笑在梦中依旧让人怦然心动。

除了这些与溧水血脉相连的诗人和诗作，诗人白居易也曾任溧水客居，我在网上搜寻许久，也未曾找到他落笔吟咏溧水的诗篇。但对于白居易而言，溧水堪称他走上诗坛的起跑线。唐德宗贞元十四年（公元798年），白居易投奔在溧水任县令的叔父白季康，叔父安排他参加了乡试，随后白居易赴京会考，一举考中进士，多年后又入选翰林。因白季康在溧水施政有方、留有善绩，溧水人便修建了城隍庙祭祀他；溧水人同样怀念、敬重白居易这位从溧水走出的诗坛大家，也在城隍庙中塑像纪念他。